

杜 桂

陽 苑

雜 叢

編 談



性 性

真 陰

虛 靜

性 理



杜

陽

雜

編

蘇
鶚
撰

中
華
書
局

四庫全書提要

杜陽雜編三卷。唐蘇鶚撰。鶚有演義。已著錄。此編所記。上起代宗廣德元年。下盡懿宗咸通十四年。凡十朝之事。皆以三字爲標目。其中述奇技寶物。類涉不經。大抵祖述王嘉之拾遺。郭子橫之洞冥。雖必舉所聞之人以實之。殆亦俗語之爲丹青也。所稱某物爲某年某國所貢者。如日林、大林、文單、吳明、拘弭、大軫、南昌、湖東、條支、鬼谷、河陵、兜離。唐書外國傳皆無此名。諸帝本紀亦無其事。卽如夫餘國久併於渤海大氏。而云武宗會昌元年。夫餘來貢。勵賓地接葱嶺。漢書唐書均有明文。而云在西海。尤舛迕之顯然者矣。然鋪陳縟豔。詞賦恆所取材。固小說家之以文采勝者。讀者挹其葩藻。遂亦忘其夸飾。至今沿用。殆以是與。其曰杜陽雜編者。晁公武讀書志謂鶚居武功之杜陽。蓋因地以名其書云。

杜陽雜編卷上

唐 蘇 鶚 撰 昭文張海鵬訂

代宗廣德元年吐蕃犯便橋上幸陝王師不利常有紫氣如車蓋以迎馬首及迴潼關上嘆曰河水洋洋送朕東去上至陝因望鐵牛蹶然謂左右曰朕年十五六宮中有尼號功德山言事往往神驗屢撫吾背曰天下有災遇牛方迴今見牛也朕將迴爾是夜夢黃衣童子歌於帳前曰中五之德方戕我胡呼胡呼可柰何詰旦上具言其夢侍臣咸稱土德當王胡虜破滅之兆也黃衣土之色中五土之數戕者高盛之口是月副元帥郭子儀與大將李忠義渭北節度使王仲昇克復京都吐蕃大潰上還宮闕圖功臣於凌煙閣上因謂子儀曰安祿山僭亂中原是卿再安皇祚昨朕蒙塵卿復戮力今日天下乃卿與我也雖圖勞不足以褒元老因泣下霑衣子儀伏於上前嗚咽流涕曰老臣無復致命久矣但慮衰耄不堪王事賴仗陛下宗廟社稷之靈以成微績上因命御馬九花虬并紫玉鞭轡以賜子儀知九花之異固陳讓者久之上曰此馬高大稱卿儀質不必讓也子儀身長六尺餘九花虬即范陽節度李德山所貢額高九寸毛拳如鱗頭頸鬚鬣真虬龍也每一嘶則羣馬聳耳以身被九花文故號爲九花虬亦有師子聽其類上東幸觀獵於田不覺日暮忽顧謂左右曰行宮去此幾里奏曰四十里上遂令速鞭恐闕夜而九花虬緩緩然若行五里而已侍從奔驟無及者上以爲超光趁影之匹也王季年拾遺記周穆王有八駿號超光趁影逐日而馳者自是益加鍾愛既

復京師特賜子儀崇功臣也。

上嘗幸興慶宮於復壁間得寶匣匣中獲玉鞭鞭末有文曰軟玉鞭卽天寶中異國所獻光可鑑物節文端妍雖藍田之美不能過也屈之則頭尾相就舒之則勁直如繩雖以斧鎔鍛斫終不傷缺上嘆爲異物遂命聯蟬繡爲囊碧玉絲爲鞘碧玉蠶絲卽永泰元年東海彌羅國所貢云其國有桑枝幹盤屈覆地而生大者連延十數頃小者蔭百畝其上有蠶可長四寸其色金其絲碧亦謂之金蠶絲縱之一尺引之一丈撚而爲鞘表裏通瑩如貫瑟瑟雖併十夫之力挽之不斷爲瑟瑟絃則鬼神悲愁怵舞爲弩絃則箭出一千步爲弓絃則箭出五百步上令藏之於內府至朱泚犯禁闈其鞭不知所在

故水部賀嘉貞外所傳也

上寬厚之德出於天然爲兒時常爲元宗器之每坐於玉案前熟視上貌謂武惠妃曰此兒甚有異相他日亦是吾家一有福天子也因命取上清珠以絳紗裹之繫於頸上上清珠卽開元初闕賓國所貢

國在西海

其珠光明潔白可照一室視之則出僊人玉女元鶴絳節之象搖動於其中及上卽位寶庫中

往往有神光異氣掌庫者具以事告上曰豈非上清珠耶遂令出之絳紗猶在乃泫然流涕徧示近臣曰此我爲兒時明皇所賜也遂令貯之於翠玉函置之於臥內忽有水旱兵革之災上每虔祝之無不應驗

大歷中日林國獻靈光豆龍角斂其國在海東北四萬里國西南有怪石方數百里光明澄澈可鑑人五

藏六腑亦謂之僇人鏡。其國人有疾輒照其形遂知起於某藏腑。卽自採神草餌之無不愈焉。靈光豆大小類中國之菉豆其色殷紅而光芒長數尺。本國人亦呼爲詰多珠。和石上菖蒲葉煮之卽大如鵝卵。其中純紫秤之可重一斤。上啗一丸香美無比而數日不復言飢渴。龍角釵類玉而紺色上刻蛟龍之形精巧奇麗非人所製。上因賜獨孤妃與上同遊龍舟池有紫雲自釵上而生俄頃滿于舟楫。上命置之掌內以水噴之遂化爲二龍騰空東去。

上崇奉釋氏每春百品香和銀粉以塗佛室。遇新羅國獻五彩氍毹製度巧麗亦冠絕一時。每方寸之內卽有歌舞伎樂列國山川之象忽微風入室其上復有蜂蝶動搖鶯雀飛舞俯而視之莫辨真假。又獻萬佛山可高一丈因置山於佛室以氍毹藉其地焉。萬佛山則彫沉檀珠玉以成之其佛之形大者或逾寸小者七八分其佛之首有如黍米者有如半菽者其眉目口耳螺髻毫相無不悉具而更鏤金玉水精爲幡蓋流蘇菴羅薝蔔等樹構百堵爲樓閣臺殿其狀雖微而勢若飛動。又前有行道僧徒不啻千數下有紫金鐘徑闊三寸上以龜口銜之每擊其鐘則行道之僧禮首至地其中隱隱謂之梵音蓋闍戾在乎鐘也。其山雖以萬佛爲名其數則不可勝紀。上因置九光扇于巖巘間四月八日召兩衆僧徒入內道場禮萬佛山是時觀者歎非人工及覩九色光於殿中咸謂之佛光卽九光扇也由是上令三藏僧不空念天竺密語千聲而退。傳之於僧惟籍

李輔國恣橫無君上切齒久矣因寢夢登樓見高力士領兵數百鐵騎以戟刺輔國首流血灑地前後歌

呼自北而去。遣謁者問其故。力士曰：「明皇之令也。上覺亦不敢言。輔國尋爲盜所殺。上異之。方以夢話於左右。先是肅宗賜輔國香玉辟邪二。各高一尺五寸。奇巧殆非人間所有。其玉之香可聞於數百步。雖鑲之於金函石匱終不能掩其氣。或以衣裾誤拂則芬馥經年。縱漉濯數四亦不消歇。輔國常置於座側。一日方巾櫛而辟邪忽一大笑。一悲號。輔國驚愕失據而飄然者不已。悲號者更涕泗交下。輔國惡其恠。碎之如粉以投廁中。其後常聞冤痛之聲。其輔國所居里巷。酷裂彌月猶在。蓋春之爲粉而愈香故也。不周歲而輔國死焉。初辟邪。輔國嬖奴慕容宮人。知異常物。隱屑二合而魚朝恩不惡。輔國之禍以錢三十萬貫賁之。及朝恩將伏誅。其香化爲白蝶。竟天而去。當時議者以奇香異寶非人臣之所蓄也。輔國家藏珍玩皆非人世所識。夏則於堂中設迎涼之草。其色類碧而幹似枯竹。葉細如杉。雖若乾枯未嘗彫落。盛暑束之牕戶間而涼風自至。鳳首木高一尺。彫刻鸞鳳之狀。形似枯槁。毛羽脫落不甚盡。雖嚴凝之時置諸高堂大廈之中而和煦之氣如二三月。故別名爲常春木。縱烈火焚之終不焦黑焉。涼草鳳木或出於薛王宅十州記事。火林有不焚之木殆非此類者耶。

魚朝恩專權使氣公卿不敢仰視。宰臣或決政事不預謀者則睚眦曰：「天下之事豈不由我乎？」於是上惡之。而朝恩幼子曰令徽年十四五始給事於內殿。上以朝恩故遂特賜綠焉。未浹旬月同列黃門位居令徽上者因敍立於殿前恐其後至遂爭路以進。無何誤觸令徽臂乃馳歸告朝恩以班次居下爲同列所欺。朝恩怒翌日於上前奏曰：「臣幼男令徽位處衆僚之下願陛下特賜金章以超其等。」不由排便求紫上

未及語而朝恩已令所司捧紫衣而至。令徽卽謝於殿前。上雖知不可。強謂朝恩曰。卿兒着章服。大宜稱也。魚氏在朝。動無畏憚。他皆倣此。其同列黃門。尋遭斥逐於嶺表。及朝恩被誅。天下無不快焉。

上纂業之始。多以庶務託於鈞衡。而元載專政。益墮國典。若非良金重寶。趙趙左道。則不得出入於朝廷。及常袞爲相。雖賄賂不行。而介僻自專。少於分別。故升降多失其人。或同列進擬稍繁。則謂之沓伯。由是京師語曰。常無分別。元好錢。賢者愚而愚者賢。時崔祐甫素公直。與衆言曰。朝廷上下相蒙。善惡同致。清曹峻府。爲鼠輩養資。豈禪皇化耶。由是益爲持權者所忌。至建中初。祐甫執政。人心方有所歸。元載末年。造雲輝堂於私第。雲輝香草名也。出于閩國。其香潔白如玉。入土不朽爛。春之爲屑。以塗其壁。故號雲輝焉。而更構沉檀爲梁棟。飾金銀爲戶牖。內設懸黎屏風。紫綃帳。其屏風本楊國忠之寶也。屏上刻前代美女伎樂之形。外以玳瑁水犀爲押。又絡以眞珠瑟瑟。精巧之妙。殆非人工所及。紫綃帳得於南海溪洞之酋帥。卽蛟綃之類也。輕疎而薄。如無所礙。雖屬凝冬。而風不能入。盛夏則清涼自至。其色隱隱焉。忽不知其帳也。謂載臥內有紫氣。而服玩之奢。僭擬於帝王之家。雲輝之前有池。悉以文石砌其岸。中有蘋陽花。亦類白蘋。其花紅大如牡丹。不知自何而來也。更有碧芙蓉。香潔茵蔯。偉於常者。載因暇日。憑欄以觀。忽聞歌聲清響。若十四五女子唱焉。其曲則玉樹後庭花也。載驚異。莫知所在。及審聽之。乃芙蓉中也。俯而視之。聞喘息之音。載惡之。旣甚。遂剖其花。一無所見。卽祕之不令人說。及載受戮。而逸奴爲平盧軍卒。人故得其實。載有龍髯紫拂。色如爛椹。可長三尺。削水精爲柄。刻紅玉爲環。

鈕或風雨晦暝臨流沾濕則光彩動搖奮然如怒置之於堂中夜則蚊蚋不敢入拂之爲聲鷄犬牛馬無不驚逸若垂之池潭則鱗介之屬悉俯伏而至引水於空中則成瀑布三五尺未嘗輒斷燒鵝肉燻之則焠焠焉若生雲霧厥後上知其異屢言之載不得已而遂進焉載自云得於洞庭道士張知和詩書善歌舞僊姿玉質肌香體輕雖旋波搖光飛鸞綠珠不能過也瑤英之母趙娟亦本岐王之愛妾也後出爲薛氏之妻生瑤英而幼以香啗之故肌香也及載納爲姬處金絲之帳却塵之褥其褥出自句驪國一云是却塵之獸毛所爲也其色殷鮮光軟無比衣龍綃之衣一襲無一二兩搏之不盈一握載以瑤英體輕不勝重衣故於異國以求是服也唯賈至楊公南與載友善故往往得見歌舞至因贈詩曰舞怯銖衣重笑疑桃臉開方知漢成帝虛築避風臺王子年拾遺記趙飛燕體輕恐暴風帝爲築臺焉公南亦作長歌襲美其略曰雪面蟾娥天上女鳳簫鸞翅欲飛去玉釵碧翠步無塵楚腰如柳不勝春瑤英善爲巧媚載惑之怠於庶務而瑤英之父曰宗本兄曰從義與趙娟遞相出入以搆賄賂號爲閹節更與中書主吏卓倩等爲腹心而宗本輩以事告者載未嘗不頷之天下賈寶貨求大官職無不恃載權勢指薛卓爲梯媒及載死瑤英自爲僞妻矣論者以元載喪令德而崇貪名自一婦人而致也傳於進士賈遂德宗皇帝英明果斷無以比德每進用公卿大臣莫不出自宸衷若聞一善可錄未嘗不稱獎之百官對敷如稍稱旨無不卽擢肩聳聽朝退輒書其姓名於座側或有獎用少所稱職故卿大夫已下謂上聖英睿每與宰臣從容詢訪時政往往呼其行第其尙賢進善皆此類也及上蒙塵幸奉天翰林學士姜

公輔屢進嘉謀，深協上意。初，涇原兵亂，長安公輔奏云：朱泚甚有反狀，不如早爲之所，無令爲兇逆也。上倉皇之際，不暇聽從。更云：朱泚素鎮涇原，頗得將士心，今罷兵燭，居常曰：姜公姜公，先見之明，可謂神略矣。盧杞朕擢自郡守，坐於廟堂，自陳百口之說，何獨悞我也。言以百口保朱泚不反。上將欲幸奉天，自攜火精劍出內殿，因嘆曰：千萬年社稷，豈爲狗鼠所竊耶？遂以劍斫檻上鐵狻猊應手而碎。左右皆呼萬歲。上曰：若碎小寇如斬狻猊，不足憂也。及乘輿遇夜，侍從皆見上仗數尺光明，卽火精劍也。建中二年，大林國所貢云：其國有山方數百里，出神鐵，其山有瘴毒，不可輕爲採取。若中國之君有道，神鐵卽自流溢，鍊之爲劍，必多靈異。其劍之光如電，切金玉如泥，以朽木磨之，則生煙焰，以金石擊之，則火光流起。上始於行在，無藥餌以備將士金瘡，時有神將爲流矢所中，上碎琥珀匣以賜之，其匣則火精劍匣也。近臣諫曰：陛下柰何以神將金瘡而碎琥珀匣？上曰：今兇奴逆恣，欲危社稷，是軍中籍材用人之際，而戰士有瘡，如朕身之有瘡也。昔太宗剪鬚以付英公，今朕以人爲寶，豈以劍匣爲寶也？左右及中外聞者，無不感悅。初，上欲西行，有知星者奏上曰：逢林卽住。上曰：豈可令朕處林木間乎？姜公輔曰：不然，但以地名亦應也。及奉天尉賈隱林謁上於行在，上觀隱林氣宇雄俊，兼是忠烈之家，而名叶知星者語。隱林，卽天寶末賈循之猶子也。上因延於臥內，以探籌略之深淺。隱林於獅榻前，以手板畫地，陳攻守之策，上甚異之。隱林因奏曰：臣昨夜夢日墜地，臣以頭戴日上，天上曰：日卽朕也。此來事莫非前定，遂拜爲侍御史，糾劾行在，尋遷左常侍，後駕遷幸梁州，而隱林卒。

二年夏五月京師副元帥李晟收復宮闕。朱泚走涇原。而兵士纔餘數百人。昏忽迷路。不辨南北。因問路於田父。田父對曰。豈非朱太尉耶。僞宰相源休止之曰。漢皇帝。泚僞號田父曰。天不長兇。地不生惡。蛇不爲龍。鼠不爲虎。天網恢恢。去將何適。泚怒。將殺之。忽亡其所在。及去涇州百餘里。泚忽馬上叩頭稱乞命。而手足紛紜。若有拒捍。因之墜馬。良久復蘇。左右扶上馬。問其故。泚曰。見段司農。劉海賓杖戈執戟。與朕相敵。不堪其苦也。時將士聞者。益懷異意。翌日達涇州。僞節度使田希鑒閉門不納。遂至寧州彭原縣。爲心腹衛士韓旻。薛綸。朱維孝等逼而墜。將殺之。泚謂旻曰。汝等朕所鍾愛。今將敗績。可忍共殺耶。旻曰。誠爲陛下腹心。失則不可。共爲塗炭。今借陛下之首。以取富貴也。言未終。泚首已斷。泚始亂長安。源休。姚令言等廣陳圖讖。以堅泚意。及爲僞宰相。日益自負。休乃收圖書。貯倉廩。作蕭何事業。或聞王師不利。而喜色出面。謂令言曰。天下將定。吾等之功。豈後於蕭何矣。令言曰。漢皇未弱於劉季。休退語僞黃門侍郎蔣諫曰。若度其才。卽吾爲蕭。姚爲曹耳。識者聞之。謂休不柰官職。喬琳雖受僞官。而性好諧戲。因語舊僚曰。源公眞所謂火迫鄼侯耳。

代宗朝。異國所獻奇禽馴獸。自上卽位。多放弃之。建中二年。南方貢朱來鳥。形有類於戴勝。而紅鬚紺尾。尾長於身。巧解人語。善別人意。其音清響。聞于庭外數百步。宮中多所憐愛。常爲玉屑和香稻以啗之。則其聲益加寥亮。夜則棲於金籠。晝則飛翔于庭廡。而俊鷹大鵠不敢近。一日爲巨鵬所搏。而斃。宮中無不歎歎。或遇其籠自開。內人有善書者。於金華紙上。爲朱來鳥寫多心經。及朱泚犯禁闈。朱來鳥之

兆明矣。又大歷中，澤潞有僧號普滿，隨意所爲，不拘僧相，或歌或哭，莫喻其旨。以言事往往有驗。故時人比爲萬迴。建中初，於潞州佛舍中題詩數篇而亡去。所記者云：此水連涇水，雙珠血滿川。青牛將赤虎，還號太平年。此水者，泚字。涇水者，自涇州兵亂，雙珠者，泚與弟滔，青牛者，興元二年乙丑歲。乙、木也。丑、牛也。是歲改貞元元年。丙、火。寅、虎也。是歲賊平，故也。

上切於時政，而頗倚注于台榭之臣。每命相，密召學士草詔，及進本，上輒多改注，卽顧謂左右曰：朕處渠等極位，復以美詞褒之，所冀爲朕戮力同心，以成大化。旣用崔祐甫爲相，悉以國務委之，而祐甫事無巨細，悉皆陳諫。上曰：朕與卿道合，天下細事，卿宜隨便剖奏，無乃多疑朕也。自是祐甫之道益所公嘗及楊公南、盧杞執政，報恩復讎，紊亂綱紀，朝野爲之戢手。公南旣殺劉晏，士庶莫不冤痛之。明年，公南得罪，賜死崖州。時人謂劉相公冤報矣。建中元年七月乙丑，楊殺晏。二年十月乙未，貶楊爲崖州司戶。去州百里賜死。實錄云：七月庚午，晏已受誅，使迴云至乙丑，下詔殺之。

上每臨朝，多令徵四方邱園才能學術直言極諫之士。由是提筆貢藝者滿於闕下。上親自考試，用絕請託之門。是時文學相高，公道大振，得路者咸以推賢進善爲意。上試制科於宣政殿，或有詞理乖謬者，卽濃筆抹之至尾。如輒稱旨者，必翹足朗吟。翌日，則徧示宰臣學士曰：此皆朕門生也。是以公卿大臣已下，無不服上藻鑒。宏詞獨孤受所司試，放馴象賦，及進其本，上自覽考之，稱嘆者久。因吟其句曰：化之式孚，則必受乎來獻。物或違性，斯用感於至仁。上以受爲知去就，故特書第三等。先是代宗朝，文單國累進馴象三十有二，上卽位，悉令放之於荆山之南，而受不辱其受獻，不傷放弃，故賞其知去就焉。貞元三年，中常侍自蜀使迴，進瑞輦一，其文節高，有麟鳳龜龍之形，體質微而鱗甲毛羽，無不備具，其色

照爛有類琥珀於暗中揮之則如電光上雖不好寶貨祥瑞及覽此鞭頗甚稱旨稱歎遂置之于明珠匣其匣蓋飾以明珠者也

上西幸有二馬一號神智聰一號如意騶皆耳中有毛引之可長一尺

相馬經云耳中有毛長一尺者日行千里

而進退緩急

皆如上意故以是名之一日花木方春上欲幸諸苑內廐控馬侍者進瑞鞭上指二駿語近臣曰昔朕西幸有二駿謂之二絕今獲此鞭可謂三絕矣遂命酒飲之左右引翼而去因吟曰鴛鴦赭白齒新齊

晚日花間落碧蹄玉勒乍迴初噴沫金鞭欲下不成嘶

中書舍人韓翃詩也

八年吳明國

洞鑿記有吳明之疏

貢常燃鼎鸞峯蜜云其國去東海數萬里經挹婁沃沮等國

挹婁沃沮皆出漢東夷傳

其土

宜五穀珍玉尤多禮樂仁義無剗劫人壽二百歲俗尚神僊術而一歲之內乘雲控鶴者往往有之常望有黃氣如車蓋知中國有土德王遂願入貢焉常燃鼎量容三斗光潔類玉其色純紫每修飲饌不熾火而俄頃自熟香潔異於常等久食之令人反老爲少百疾不生鸞蜂蜜云其蜂之聲有如鸞鳳而身被五彩大者可重十餘斤爲窠於深巖峻嶺間大者占地二三畝國人採其蜜不過三二合如過度則有風雷之異若悞螫人則生瘡以石上菖蒲根傅之即愈其蜜色碧常貯之於白玉碗表裏瑩徹如碧琉璃久食之令人長壽顏如童子髮白者應時而黑及沉痾眇跛諸僻惡之病無不療焉

杜陽雜編卷中

順宗皇帝卽位歲。拘弭國貢却火雀。一雄一雌。履水珠。常堅冰。變畫草。其却火雀。純黑。大小似鷺。其聲清。殆不類尋常禽鳥。置於火中。火自散去。上嘉其異。遂盛於水精籠。懸於寢殿。夜則宮人持蠟炬以燒之。終不能損其毛羽。履水珠。色黑類鐵。大於鷄卵。其上鱗皴。其中有竅。云持入江湊內。可行于洪波之上。下上始不謂之寶。遂命善浮者以五色絲貫之。繫於左臂。毒龍畏五色絲。遣入龍池。其人則步驟於波上。若在平地。亦潛於水中。良久復出。而徧體略無濡濕。上奇之。因以御饌賜使人。至長慶中。嬪御試弄於海池上。遂化爲黑龍。入于池內。俄而雲煙暴起。不復追討矣。常堅冰。云其國有大凝山。中有冰。千年不釋。及費主京師。潔冷如故。雖盛暑。終不消。嚼之。卽與中國者無異。變畫草。有類芭蕉。可長三尺。而一莖千葉。樹之則百步內昏黑如夜。始藏於百寶匣中。其上絨以胡書。上見而怒曰。背明向暗之物。是何貴也。遂命并匣焚之。於使前。使初不爲樂。及退。謂鴻臚曰。本國以變畫爲異。今皇帝以向暗爲非。可謂明德也。

永貞元年。南海貢奇女。廬眉娘。年十四。眉娘。生而眉如綠。細長也。稱本北祖帝師之裔。自大足中。流落於嶺表。後漢盧景裕。景宣。景強。兄弟四人。皆爲帝師。因號爲帝師也。幼而慧悟。工巧無比。能於一尺絹上。繡法華經七卷。字之大小。不逾粟粒。而點畫分明。細於毛髮。其品題章句。無有遺闕。更善作飛僊蓋。以絲一縷。分爲三縷。染成五彩。於掌中。

結爲傘蓋五重。其中有十洲、三島、天人、玉女、臺殿、麟鳳之象。而外列執幢捧節之童。亦不啻千數。其蓋闊一丈。秤之無三數兩。自煎靈香膏傳之。則虬硬不斷。上歎其工。謂之神助。因令止於宮中。每日但食胡麻飯二三合。至元和中。憲宗皇帝嘉其聰慧而奇巧。遂賜金鳳環以束其腕。知眉娘不願住禁中。遂度以黃冠。放歸南海。仍賜號曰逍遙。及後神遷。香氣滿室。弟子將塋。舉棺覺輕。卽徹其蓋。惟有藕履而已。後入海人往往見乘紫雲遊於海上。是時羅浮處士李象先作盧逍遙傳。而象先之名無聞。故不爲世人傳焉。

憲宗皇帝寬仁大度。不妄喜怒。及便殿與宰臣言政事。莫不嚴肅容貌。是以進善黜惡。俗泰刑清。而天下風化矣。或延英入閣。未嘗不以生民哀樂爲意。或四方進歌舞妓樂。上皆不納。則謂左右曰。六宮之內。嬪御已多。一句之中。資費盈萬。豈可剝膚搥髓。強娛耳目焉。其儉德憂人。皆此類也。

吳元濟之亂淮西。以宰臣裴度爲元帥。及對於殿上曰。僞蔡稱兵。朕於擇帥甚難。其人也。且安天下用將帥。如造大舟以越滄海。其功則多。其成則大。一日萬里。無所不屆。若乘一葉而蹈洪波。其功也寡。其覆也速。朕今託元老以摧狂寇。眞謂一日萬里矣。度曰。微臣無狀。叨蒙大用。唯慮一丸之卵。不足以勝太山。款段之馬。不足以行千里。但竭臣至忠。以仗宗廟之靈。臣雖不才。敢以死效命。泣下沾濡。若不勝語。上亦爲之動容。

元和五年。內給事張惟則。自新羅使迴。云於海上泊洲島間。忽聞鷄犬鳴吠。似有煙火。遂乘月閑步。約及

一二里。則見花木臺殿。金戶銀闕。其中有數公子。戴章甫冠。着紫霞衣。吟嘯自若。惟則知其異。遂請謁見。公子曰。汝何所從來。惟則具言其故。公子曰。唐皇帝乃吾友也。汝當旋去。爲吾傳語。俄而命一青衣。捧金龜印以授。惟則乃置之於寶函。復謂惟則曰。致意皇帝。惟則遂持之還舟中。迴顧舊路。悉無蹤蹟。金龜印長五寸。上負黃金玉印。面方一寸八分。其篆曰。鳳芝龍木。受命無疆。惟則達京師。卽具以事進。上曰。朕前生豈非僊人乎。及覽龜印。歎異良久。但不能論其文爾。因命緘以紫泥玉鎖。致于帳內。其上往往見五色光。可長數尺。是月。寢殿前連理樹上生靈芝二株。宛如龍鳳。上因嘆曰。鳳芝龍木。寧非此驗乎。

上好神僊不死之術。而方士田佐元。僧大通。皆令入宮禁。以鍊石爲名。時有處士伊祁元解。纓髮童顏。氣息香潔。常乘一黃牝馬。纔高三尺。不啗芻粟。但飲醇酎。不施韁勒。唯以青氈藉其背。常遊歷青堦間。若與人款曲。語話千百年事。皆如目擊。上知其異人。遂令密召入宮。處九華之室。設紫菱之席。飲龍膏之酒。紫菱席色紫而類菱葉。光軟香淨。冬溫夏涼。龍膏酒。黑如純漆。飲之令人神爽。此木烏弋山離國所獻。烏弋山離國。見班固西域傳。上每日親自訪問。頗加敬仰。而元解魯朴。未嘗閑人臣禮。上因問曰。先生春秋既高。而顏色不老。何也。元解曰。臣家于海上。常種靈草食之。故得然也。卽於衣間出三等藥實。爲上種於殿前。一曰雙麟芝。二曰六合葵。三曰萬根藤。雙麟芝色褐。一莖兩穗。隱隱形如麟頭。尾悉具。其中有子如瑟瑟焉。六合葵色紅。而葉類於莢葵。始生六莖。其上合爲一株。共生十二葉。內出二十四花。花如桃花。